

N or M

海 諜

阿嘉莎·克莉絲蒂著／陳紹鵬譯

克莉絲蒂探案

7



諜

海

克莉絲蒂偵探小說全集Q ⑦

著者	阿嘉莎·克莉絲蒂
譯者	陳紹鵬
主編	三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郵局 26-1451 號信箱
	郵撥：0 7 6 5 2 5 5-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71 號四樓
	電話：(02)7 5 5-6 4 0 0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
	電話：(02)7 5 2-4 6 0 8
香港	田園書屋
總代理	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
印刷所	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
	台北縣中和市復興路 308 號
裝訂	嶸興裝訂有限公司
	台北市赤峯街 77 巷 7 號之 1
定價	新台幣 110 元 港幣 30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73 年 12 月
五版	中華民國 77 年 12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第一章

一

唐密·畢賜福在公寓過廳裏把外套脫下，相當小心的掛在衣架上。他的動作很慢，帽子也很小心的掛在旁邊的鉤子上。

他的妻子正在起居間坐着，用土黃色的毛線，織一頂登山帽，他端端肩膀，換上一臉果敢的笑容，走了進去。

畢賜福太太迅速的瞥他一眼，然後，又拚命的織起來。過了一兩分鐘，她說：

「晚報上有什麼消息嗎？」

唐密說：「閃擊戰來了，萬歲！法國的情況不妙。」

「目前的國際局勢非常沉悶。」秋蓬這樣說。

一陣沉默，然後，唐密說：

「你爲什麼不問我呀？不必這麼圓滑嘛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秋蓬說：「圓滑的態度要是讓人看得出，實是有些令人不快的。但是，我要是問你呢，你也會覺得不高興。反正，不管怎麼樣，我不需要問。一切都擺在你的臉上了。」

「我還沒覺得自己已經露出鬱鬱不樂的樣子了。」

「親愛的，不是的。」秋蓬說：「你的臉上有一種倔强的笑容，望之令人心碎。這樣的笑容我還是生平第一次見到呢。」

唐密咧着嘴笑笑說：

「哎呀，真的那樣糟嗎？」

「還不止如此呢！那麼，還是說實話罷。事情不成功嗎？」

「不成功。他們那一種職務都不需要我，告訴你罷，一個四十五歲的人，要是讓他感覺到自已已經像一個走都走不穩的老頭子，這可有點受不了。海、陸、空、外交部，都異口同聲的表示：我已經老了。以後，『也許』會需要我。」

秋蓬說：「那麼，我也是一樣。他們不需要像我這種年紀的人擔任護理工作。『謝謝你，我們不需要。』像我這樣，自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年，擔任過各種工作的人，反而無事可做。我在外科病房，和外科手術教室當過護士，也當過貿易行的貨車司機，後來還當過一位將官的司機。這幾種工作，我可以確切的說：都是成績優異的。但是，他們寧願僱用一個從來沒見過傷口，也沒有消毒經驗的黃毛丫頭。現在，我是個又可憐又討厭的中年婦人。這種人照理該安安靜靜坐在家織毛衣的，可是，我又不屑於這麼做。」

唐密憂鬱的說：

「這場戰爭實在要命。」

「打仗已經够慘了。」秋蓬說：「但是，連參與其中，擔任點工作都不許可，簡直是最慘了。」

唐密安慰她道：「啊，無論如何，德波拉已經有工作了。」

德波拉的母親說：

「啊，她還好，我想，她也能勝任愉快。但是，唐密，我比起她來，毫不遜色。」

唐密咧着嘴，笑了笑。

「她可不這麼想。」

秋蓬說：「女兒有時候實在是令人難堪的，尤其她老是對你那麼孝順。」

唐密低聲說：「小德立克按月給我錢用，實在有些令人難堪。一看到他那『可憐的老爸爸』的表情，就覺得很難過。」

「其實」他的太太說。「我們的孩子，雖然都很好，也很能惹人生氣呢。」

但是，一提到她那對雙生兒女：德立克和德波拉，她的眼中就露出溫柔的光輝。

「我想，」唐密若有所思的說。「我們自己很難發現到自己已經到了中年，已經過了有作為的年齡了。」

他的太太憤怒的哼一聲，抬起她那光亮的褐色的頭來，扯得膝上的毛線團直打轉。

「我們真的已經超過有作爲的年齡了？真的嗎？或是大家都在暗示我們，說我們不中用了？有時候，我覺得，我們以前也沒有什麼作爲。」

唐密說：「恐怕是的。」

「也許是的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我們以前的確認爲自己是了不起的。可是，現在，我漸漸感覺到，彷彿過去的一切實際上並沒那回事。有嗎？唐密？你以前打破過腦袋，並且被德國間諜綁架過；我們追蹤過一個兇惡的囚犯，結果終於捉到他；我們救過一個女子，獲得了重要的秘密文件；後來同胞們都向我們致謝。致謝我們。我和你。這一切不都是真的嗎？可是現在，現在却讓人看不起，誰也不需要我們。這就是畢賜福先生和畢賜福太太的下場。」

「親愛的，好了，別說了。這是與事無補的。」

「可是，」他的太太忍住眼淚說。「我仍然覺得對卡特先生非常失望。」

「他給我們寫了一封很親切的信呢。」

「他並沒有想法子——甚至於沒給我們一點兒希望。」

「這個——他近來也不任公職了。像我們一樣。年紀也不小了。現在住在蘇格蘭釣魚。」秋蓬不滿意的說：

「他們可以讓我們在情報部做點事呀。」

「我們也許不能勝任，」唐密說。「也許，現在沒那種膽量。」

「誰曉得，」秋蓬說，「我們的感覺還不是一樣。但是，就像你所說的，要是到了——」

她嘆口氣又說：

「但願我們能找到一樣工作。一個人要是空閒時間太多，只會瞎想，實在要不得。」

她的視線暫時投射在身着空軍制服的年輕人的照片上。像中人咧着嘴微笑的神氣，和唐密笑起來的樣子，一絲不差。

唐密說：

「一個男人遇到這種情形更糟。女人畢竟可以織毛活——幫忙包紮東西，或者在軍中福利社幫忙。」

秋蓬說：「這種事情，我再過二十年再做也不遲。我還不算老，怎麼能安於這種工作。這算什麼事呢。」

門鈴響了，秋蓬站起來，他們住的是一個廚房僕人都是公用的小公寓。

她開開門，看見一個男子站在門前的鞋擦板上，此人寬肩膀，紅面孔，上唇上蓄着濃密的金黃色的鬍子。

「畢賜福太太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敝姓葛。我是易山頓爵士的朋友。他叫我來看望您和畢賜福先生的。」

「啊，好極了，請進。」

她領他到起居間來。

「這是外子，這是，哦，卡普吞——(Captain——)」

「密斯特 (Mr.)。」

「密斯特葛。他是密斯特卡特——哦，易山頓爵士的朋友。」

前任情報部長的化名「密斯特卡特生」因為叫慣了，所以脫口而出。這比他們老朋友的官稱更親切。

他們三個人談了幾分鐘，狀極愉快。葛蘭特是個漂亮人物，態度平易近人。

不久，秋蓬就走出去。幾分鐘以後，她拿了一瓶白葡萄酒，和幾隻玻璃杯。

過了幾分鐘以後，當談話暫時停頓的時候，葛蘭特先生對唐密說：

「聽說你在找工作，是嗎？」

唐密的眼睛裏閃着熱切的光芒。

「是的。難道——」

葛蘭特哈哈大笑，然後搖搖頭。

「啊，不是那樣的事。那樣的工作恐怕要留給年輕活躍的人擔任，或者給那些有多年經驗的人擔任。我能建議的，不過是乏味的的工作。坐辦公廳。文件處理，把文件用紅帶子紮起來，分門別類的歸檔，就是這一類的工作。」

唐密的臉上露出失望的樣子。

「哦，我明白。」

葛蘭特鼓勵他道：

「啊，這個——總比沒有強些。總之，你有空時來我的辦公廳談談。我在軍需部，第二十二室辦公。我們會爲你安排一個工作，」

電話鈴響，秋蓬拿起聽筒來。

「哈囉——是的——什麼？」對方帶着激動的情緒嘖嘖的叫着。秋蓬的臉色變了。「什麼時候？啊！親愛的——當然——我馬上就來……」

她把聽筒放下。

她對唐密說：

「是毛琳打來的。」

「我想就是她——我可以聽出是她的聲音。」

秋蓬上氣不接下氣的說：

「葛蘭特先生，真抱歉——我必須到這個朋友那裏去一趟。她跌了一跤，扭傷了足踝。家裏除了小女孩以外沒有別的人。我得去替她料理一下，還要替她找一個人來照顧她。請原諒。」

「沒關係，畢賜福太太，我很了解。」

秋蓬對他笑笑，把沙發上的一件外衣拿起來，順手穿上，便匆匆忙忙走了。然後，聽見前門「砰！」的一聲關上了。

唐密爲他的客人斟上另一杯白葡萄酒。

「謝謝你。」客人接過杯子，默默的啜了片刻。然後，他說：「你知道，尊夫人讓人家電話叫走，倒是一種幸事。這樣就可以省不少時間。」

唐密瞪着他，莫名其妙。

「我不懂。」

葛蘭特從容不迫的說：

「你知道，假若你要是到我們部裏來見我，我就有權力向你建議一種工作。」

唐密滿臉雀斑的臉上，又慢慢露出紅色來。

他說：「你難道是——」

葛蘭特點點頭：

「易山頓建議你擔任，」他說，「他對我們說，你是這個任務的適當人選。」

唐密深深的透了一口氣。

他說：「告訴我罷。」

「當然，這是絕對要守密的。」

唐密點點頭。

「即使是你的妻子，都不可以讓她知道。你明白嗎？」

「好罷。你要是這麼說，我當然從命。但是，我們夫婦以前一同擔任過這種工作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是，這一次的任務完全要你一人擔任。」

「哦，好罷。」

「表面上，你是接受政府的委派——像我方纔說的一樣——擔任坐辦公廳的工作——在軍需部駐蘇格蘭的辦事處工作。你服務的地方是一個禁區，你的太太是不可以一塊兒去的。實際上，你要到一個迥然不同的地方工作。」

唐密只有等他說下去。

葛蘭特說：

「你在報上看到第五縱隊的消息罷？你可以知道這個名詞是什麼意思。無論如何，你總可以了解一些粗枝大葉的情形。」

唐密低聲說：

「就是內部的敵人。」

「一點兒也不錯。畢賜福啊，這次大戰是在樂觀的氣氛中開始的。啊，我所指的，並不是那些真正知道敵人厲害的那些人。因為那些人深深的知道敵人的工作效率多高，空軍的實力多強，決心多大，作戰計劃多週密，各部門的配合多麼協調。其實，我們始終明瞭我們所遭遇的，是什麼樣的敵人。我所指的，是一般的人，也就是那種心腸好，可是頭腦糊塗的民主人士。他們都是一腦門子如意算盤。他們相信德國是會崩潰的。他們以為德國國內將起革命。他們以為德國的武器都是鉛製的，同時，他們的兵士都是營養不足，要是想進軍的話，一開拔就會跌倒。他們所相信的都是這一套。這就是所謂：如意算盤。」

「不過，這次大戰並不是那樣的。這次戰爭一開始就不樂觀，以後每況愈下。不過，弟兄們都是好的。無論是軍艦上、飛機上、或戰壕裏的弟兄們，都英勇非凡。但是，我們的管理不好，而且缺乏充足的準備——這也許是我們本性上的缺點。我們並不需要戰爭。我們並沒有認真的考慮到作戰問題，並且，我們並不善於準備戰爭。」

「最慘痛的經驗現在已經過去。我們已經改正我們的錯誤。我們已慢慢的將適當的人選，佈置到適當的崗位。我們漸漸懂得如何作戰了。同時，我們是能打勝的，這一點，切不可認錯。不過，只要我們不一開始就敗北纔行。打敗仗這種危險，並不是由外而來的——不是德國轟炸機的威力所造成的，不是由於德國奪取中立國，因而佔了進攻優勢的關係——而是我們內部的敵人所造成的。我們的危機，就是古代特洛伊城的危機——就是我們城牆以內的木馬。你要高興的話，可以稱他爲第五縱隊。這個敵人就在這裏，就在我們中間。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有的居高位，有的是無名小卒。但是，他們都真正相信納粹的教條，並且都希望以那種嚴厲的、有效率的教條，來替代我們民主政府的糊塗而又隨便的『自由』」。

葛蘭特向前欠下身，仍然用同樣不動感情的聲調說：

「但是，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是誰……」

唐密說：「但是，一定——」

葛蘭特略帶不耐煩的神氣說：

「啊，那些小鬼，我們是能够捉得到的。而且是蠻容易的。但是，問題在其他的間諜。關於

這些人我們知道一些。我們知道至少有兩個，在海軍總部任高職；有一個是G將軍參謀本部的要員；在空軍方面，至少有兩三個；並且至少有兩個，僞充我們情報部的人員。他們洞悉我們內閣的秘密。我們由最近發生的幾件事上，可以知道，一定是如此的。情報的洩露——是由高級官員方面出的毛病，由此，我們就可以明白了。」

唐密那張和悅的面孔，露出爲難之色。他無可奈何的說：

「可是，我對你們又有何幫助呢？我又不認識他們。」

葛蘭特點點頭。

「正是如此。你不認識他——而且他們也不認得你。」

他停頓片刻，好使他的話深入對方的心裏，然後接着說：

「他們這些高階層的人，對我們十之八九都很熟悉。所以情報絕不可能逃過他們的耳目。我已經黔驢技窮了。我去請教易山頓，他現在已經脫離情報部了，而且還在生病，但是，他的頭腦，我以爲是得未曾有的。他便想到你。你已經有將近二十年沒有在情報部服務了。那麼，你的名字已經與情報部毫無關連。你的面孔，也是沒人認識的。你說怎麼樣？願意擔任嗎？」

唐密大喜，笑得嘴都合不攏來，因此，他的臉幾乎裂成兩半了。

「願意擔任嗎？當然願意。不過，我實在不明白我可以幫什麼忙。我只是個票友身份的情報員而已。」

「畢賜福啊，我們所需要的，正是票友身份的情報員。在這方面，我們職業情報員已經遭遇

到障礙。我們要請你代替我們最好的一個同事的職務，他是我們過去最優秀的情報員，恐怕像他那樣的人，以後再也沒有了。」

唐密以疑問的眼光望着他。葛蘭特點了點頭。

「是的。他上星期二在聖布利吉特醫院去世。是一輛貨車軋死的。抬到醫院以後，只活了幾小時。表面上是意外死亡。但是，事實不是如此。」

唐密慢慢的說：「哦。」

葛蘭特鎮靜的說：「所以我們以為法庫華一定是在執行任務；他一定是發現了敵人的秘密。他並不是死於車禍。根據這一點，我可以斷定。」

唐密的神情表示一種疑問。

葛蘭特接着說：

「很不幸，我們對於他究竟發現了些什麼，幾乎毫無所知。他一直都在很有條理的，按照一個線索又一個線索從事調查。可是，都沒有結果。」

葛蘭特停頓片刻，再接着說：

「法庫華一直昏迷不醒，到臨死以前的幾分鐘，他纔清醒一些，想說話，但是說不清。他只說這麼幾個字：

『N or M Song Susie (N或M，歌，蘇茜)』

唐密說：「這似乎不大明白。」

葛蘭特笑笑。

「比你所想的還好些。你知道嗎，『N或M』這個名詞，我們以前也聽說過，所指的是兩個重要的，極受德國政府信任的德國間諜。我們在別的國家和他們遭遇過，關於他們的詳情，知道一些。他們的任務是負責在外國組織第五縱隊，並擔任該國與德國之間的情報聯絡。我們知道N是男的，M是女的。關於這兩個人，我們所知道的只是：他們是希特勒最信任的情報人員。我們在一封密碼信上翻出一些資料。在大戰剛開始的時候，有過這樣的話：『建議N或M負責英國方面。全權——』」

「哦。那麼，法庫華——」

「據我所知，他必定是在追蹤其中之一。不幸得很，我們不知道究竟是那一個。」「歌，蘇茜」聽起來好像很神秘。不過法庫華的法語發音不高明，我們在他的衣袋裏找到一張到利漢頓的來回票。頗能提供一些線索。利漢頓是在南海岸的一個地方——是一個新興的，像波茅斯或托基一樣的都市。那裏有很多旅館和賓館。其中有一個叫 Sans Souci（就是「逍遙」的意思——譯者註）——」

唐密說：「Song Susie——Sans Souci，我明白。」

葛蘭特說：「真的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——」唐密說。「要我到那裏——嗯——到處探訪一下。」
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唐密又笑容滿面了。

「這件事有點兒空洞，是不是？」他問。「甚至於找誰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我也不能告訴你。我也不知道。全看你的啦。」

唐密嘆了一口氣，聳聳肩膀。

「我可以試試看，但是我可不是頭腦很好的人呀。」

「你從前幹得不錯，我聽他們說過。」

唐密連忙說：「啊，那純粹是運氣。」

「唔，我們所需要的，可以說就是運氣。」

唐密考慮一兩分鐘，然後說：

「關於那個地方，逍遙賓館——」

葛蘭特聳聳肩膀。

「這一切也許看起來很重要，實在是毫無意義的。我也不敢肯定。法庫華也許以爲是『蘇茜修女爲軍人縫衣服。』這都是猜想而已。」

「還有，利漢頓這地方呢？」

「和別的這類地方沒有兩樣，多得很。那兒有老太婆、老上校、品行方面無可指摘的老處女、可疑的人物、來歷不明人物，間或有一兩個外國人。事實上是一個各色人等、無所不有的雜地方。」

唐密一肚子狐疑的問：

「N或M就混在這些人中間嗎？」

「也不一定。也許是與N或M有聯繫的人在那裏。但是，也很可能是N或M本人。這是一個不甚起眼的地方，是海濱勝地的一個寄宿舍。」

「你不曉得我必須找的是男或是女嗎？」

葛蘭特搖搖頭。

唐密說：「那麼，我只有試試了。」

「祝你好運，畢賜福。現在——談談細節罷——」

二

半小時以後，秋蓬闖了進來。她上氣不接下氣的，並且一臉好奇的表情。這時候，唐密正獨坐在安樂椅上吹口哨，面帶猶豫的神氣。

「怎麼樣？」在這短短的三個字裏，她放進了無限的深情。

「找到——一種工作。」

「什麼樣的工作？」

唐密做了個鬼臉。

「在蘇格蘭荒野地帶坐辦公廳。機密的公事。看情形不太帶勁兒。」